

尚書注疏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五	八
函	一	五
架	一	五
冊	一	五

漢書門		
類	五	八
號	一	五
函	一	五
架	一	五
冊	一	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887
冊數	5	(1)
函號	273	137

5
2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尚書正義序

淺草文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摠
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
止或宣威以肅震耀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
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
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
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
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其煩亂
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
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
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魏魏蕩蕩
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
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
埋經典共積薪俱燼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
於金石得今書於函室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

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遺
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
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
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
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
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
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異彼前儒非險而更

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
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
鼓怒浪於平流震驚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
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
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蓋義更太略辭又過華
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蓋既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
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

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
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予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
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
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
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
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
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

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

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

其又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

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意之益聯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

釋名云書者庶也以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

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尚書序

尚書序

口出言即書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
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
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而見書因名而立號以此之故
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而以事舉要名立
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議所謂題
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
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摠名書也序者言序
述尚書起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
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迷其
序使理相亂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者緒也子夏作詩
序孔子亦作序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
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
佐也佐成序義明以註解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
附篇端故已之摠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書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一號
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
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也一云以書契
文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事刻其木謂之
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謂之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代也籍籍書
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
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繩今有書契以
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
包為廐取其犧性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足履之
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
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
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

伏耳則

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
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
言之則以八卦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
伏犧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
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
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也彼直言之書契蓋取諸夫是造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
以理比況而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
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
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
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
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
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
云為約事大其繩事小其繩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
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為治孔無明說
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

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
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夫夫籍者借也借此
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夫籍曰揚于王庭繫辭云
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
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
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
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
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
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
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
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
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
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偽起衰平
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衰平
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
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
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
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

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
 門取豫曰并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
 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
 皆先言上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
 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
 云易之以棺槨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
 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
 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云蒼
 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
 王也徐整云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炎帝之世
 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
 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
 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
 七萬六千九百七十九年也序命六也循蜚七也攝
 禪通九也疏也連通五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
 十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

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闢而設
 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真到徐整等說
 亦不可以前年斷其疏也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
 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
 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
 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
 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
 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
 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
 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
 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
 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
 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
 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
 視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
 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
 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稷而後聖
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
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羲時其卦未
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
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
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羲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
曰昔者聖人謂伏羲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
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
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伏犧神農黃帝之書
交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

五典言常道也。少詩照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
名摯字青陽一曰玄暉已姓黃帝之

子母曰女節以金德三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項許王
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
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姬姓
嚳口毒反母曰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

也姓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
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火德王五帝之
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啓
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
五帝與孔子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
同並見發題。所論三皇之事其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
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
其人言及稱便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
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
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
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
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
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
宮而生顓頊項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掩然陰風感
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
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
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

書臯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
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
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常道所以
者以墳大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
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而已
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巳又更
常故言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
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
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
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是美大之名
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
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與是五
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墳之書
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
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
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
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
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

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後追錄若當時
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
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
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座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
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數又鄭玄云女媧修
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上修舊者眾豈皆為皇乎
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
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
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
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六三皇豈可三皇
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
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儀農者其五帝皆自軒
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羲之前
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
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羲何以燧人
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巳上
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天巳上
百官

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
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
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五帝
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
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
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
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
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
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
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
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
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
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
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
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為五帝耳
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
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日太昊夏日炎帝中央曰黃帝
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朱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

又沒黃帝氏作亦又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
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日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
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
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
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
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
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
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
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
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
何帝如**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
一揆。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
武王有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也。周文王
報反告也。示也。與烏報反。深也。揆。癸癸反。度也。**於**
至一揆。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
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

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
其言皆是雅正辭詰有深奧之義其所以歸趣與墳典
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尚書故此因墳
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
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
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論墳典者以其遠代故也此
既言墳典不依外史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
書則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九丘而索是尚書外
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
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
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
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
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
王世澆不如三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以垂法乎然
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也然三王
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言征範類猶有八
獨言誥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揔謂之誥又言
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揔謂之誥又言

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
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
況喻之義假警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一揆是故歷
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
代寶之以為大訓 即正義曰顧命云越王五重陳寶
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
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
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之故注亦然也彼直周
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下。八索所白反
素本或**詠** 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
摠引傳文以充其立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
創故說而以首引言為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

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謂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然八卦之言之說九州有言志識以易曰八卦成列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易曰八卦成列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相成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總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出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禹貢地有與不與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

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春秋左氏傳曰楚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帝王

遺書也。左史史官左右倚相於綺反劉琴綺疏春秋也。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也。成文以謚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

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荅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况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

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立索知是前
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摠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

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
遂乃定禮樂明

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刪色

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判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

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襄公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

夏四月巳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

為周未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

古書之大小由文籍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

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

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

上下又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

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

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樂聖人制作已無

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

貴位故因而定之又六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

是也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

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

文之體也易亦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

樂入之行事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

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

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

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

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

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秘府世人莫

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秘府而見為知必黜八索

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

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
尚有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
義有所興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
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
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
以述之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其夷頽亂剪
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
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攝
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攝
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
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
篇正十二三篇亡疏討論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
亡攝六四篇亡疏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

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論整論之鄭以討論為整理
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
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
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
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剪惟命詩曰海外有截
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
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
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剪
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淨者剪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
剪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
剪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
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也網者網之要
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
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
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禹謨
皋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其

書注卷之二

警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
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
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
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
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
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
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
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
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
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
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
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
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
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
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所
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所
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

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也恢苦回反大
坦土管反

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摠而結
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

云三千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

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始皇名政二十
六年初并六國自

號始皇帝焚書詩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
在三十五年坑苦庚反難乃旦反解音蟹

壁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
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

下尊為皇帝不復立盜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
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

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
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

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日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
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

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

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人多誹謗秦

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八

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

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

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

從上填之以士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

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生伋字

子思思生白字子上生求字子家生箕字子京

京生穿字子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

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

武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漢宏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

義世莫得聞

生名勝過古卧反後同傳直傳反下傳之

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也

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

者在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

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

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

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

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

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註云猷道

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

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

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

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伏生

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

壁藏之其後兵六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

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

壁藏之其後兵六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

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
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又誦文則熟至其末
年因其習誦或亦日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
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
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裁亦意之若欲多之
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之若欲多之
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
猶有二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
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
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
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歎之與博士使讀說
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
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
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德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得
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
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
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
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

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
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
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
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
不可信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
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
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
劉向云武帝末得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
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文泰誓
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
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
也亦可今之泰誓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
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
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

尚書

尚書

尚書

先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
云尚其則伏生之意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
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
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
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
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上也尊而重之
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
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
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
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且孔君親見伏生
之說何有入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謂之尚書何云
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俱有
孔子加也王肅云伏生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
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
之辭羣書皆是知書要責史之所言也此其不若
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
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

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
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
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
則無例耳且太古之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
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
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
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古有配至魯共王好治宮室
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至魯共王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
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并孔
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非
作敷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
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苦禾
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所至魯至壞宅口
正義曰欲云得

書經疏卷一

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
死益日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
哀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
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
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
聞金鍾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
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
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
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曰虞夏商周
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曰錄亦然故不
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書非
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
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
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
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

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
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
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礙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

已又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又義定
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
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
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
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糜滅弗可復知
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隸音麗謂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
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
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

篇武成旅葵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牙問命合舊音閣又如字下同臯音高本又作咎陶
音遙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盤復扶又反下同
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一百篇之序謂
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膏飲夏書帝告盤沃湯征汝鳩
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庖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
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宣甲祖乙高宗之訓周
書分器旋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
命亳姑凡四十二
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
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
細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各古文形多頭麤尾
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
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
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准
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義

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
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
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
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
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
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
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日
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
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
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
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
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
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
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
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
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
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
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

書經卷之六

長安

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貌所也四曰佐書秦隸書
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信
也由此而論即秦亦用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
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
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
刻符受書署書而加以篆正古文之別以署書
蓋乃同摹印受書同於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署書
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孔子壁內古
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之初出堊壁皆周特象
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初出堊壁皆周特象
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
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
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又秦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
自大篆與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
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
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之形也六書古文與
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

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曾多伏生二十五
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
益以老而口授之特因編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
蓋以老而口授之特因編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
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篇為三篇蓋與出
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蓋與出二篇加舜典益
纓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篇蓋與出二篇加舜典益
為五十八篇此序一篇為四十五卷者謂除序也下
凡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矣此十六卷故爾
生二十八篇而序在外者同卷矣此十六卷故爾又
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矣此十六卷故爾
十命泰誓四篇蓋以同序者同卷矣此十六卷故爾
說命泰誓四篇蓋以同序者同卷矣此十六卷故爾
纓又三篇同序共卷其誥其八又梓材亦三篇同序
共卷則又咸四通前之誥乃與願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願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其不可復
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
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承詔為
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
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勸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為于偽反覃徒南反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
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
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
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
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各出自立明賓年賈對孔子曰
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各久矣
但大率秦漢之際多者皆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
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乃有同著以當時之意耳說者
為例云前漢編傳於後世編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

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
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
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傳推考羣經六籍又摭
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
不率爾難復廣證亦不煩多為傳直約省文令得申
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編
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
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
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
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
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傳考子史時
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
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
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詰訓
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後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
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
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
也。武帝末征和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
焉。巫音無蠱音。疏。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
古貽以之反。序雖名為序不臆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
但作序者不敢則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
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
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
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
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
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
承詔而作序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
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
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序

於已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
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
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
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
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註云左
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
所行故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
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
歷令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
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
而行詐先於太子宮理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
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
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
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
之太子釋長安囚與關不勝而出走奔湖關
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
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
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

書注疏卷一

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已傳是深遠因曰
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
我何有於哉

書註疏卷第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 十〇釋文凡十六篇見存 古文尚書堯典第

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
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
生所出大小夏桀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
典第一一篇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策既備
以此為次也於
次第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第一策既備以此
交代揖讓以垂無為故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
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
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非君言準之後代
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

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
無入夏書之理自其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
書於錄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此體為創以
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為創以
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
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
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
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一誓費誓秦
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
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
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四篇命文侯之命
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
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
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
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
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
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故事亦
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也

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
無逸戒玉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國
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
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
例隨便為文其百篇為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
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
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
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
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
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周官在
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不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虞書正義曰堯典雖曰
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曲非唐史所錄故謂
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
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
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

書法論卷一

二

黃帝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
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
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
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
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
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
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
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
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
皐陶邁種德信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皐陶謨當云虞
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
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
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
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
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

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一
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葵十八微子之命十一
九蔡仲之命二十四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
十三君牙二十四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一畢命二
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
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
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
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
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
誥為三十三篇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
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
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
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十九
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
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
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葵二十三
三岡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
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九

書注疏卷之二

五十九

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
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
劉歆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
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
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
流為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
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
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
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
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
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
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字
在毫又曰征是三駿又註旅獒云蔡讀曰豪謂是酋
豪之長又古文有仲懋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
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云而云已逸是不
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
侯勝夏侯建歐陽和治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

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
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辨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
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家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
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
俊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
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
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
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
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
十二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
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
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隅夷為宅隅織林谷曰柳
谷心腹賢腸曰憂賢陽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
剗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
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後傳膠東庸生主傳清河胡
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暉暉傳河南桑欽至後
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
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

亦無其五十八篇父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
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
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
帝王世紀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
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
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
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
於前帝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
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
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
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
得其篇焉然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
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孔氏傳即註也舊
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孔氏傳述為義舊
說漢已前稱傳正義曰以註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眾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傳言聖德之遠著古也昔

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
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盧反將遜于位

讓于虞舜傳遜道也老使攝遂禪之遜道本作遜徒

遂禪音時戰作堯典傳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

反讓也授也作堯典傳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

序者此自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

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

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

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

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稟飲

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

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

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而別篇
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

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其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道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

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逐同天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入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益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益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

書言卷二

書言卷二

五

吳

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類亦名若然名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謐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為融亦云謐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謐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謐法故疑之將由謐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謐後來所加故或本日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盜周道也周書謐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謐謐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謐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謐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謐也若然湯名復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

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之復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乙日生復名乙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安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謐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入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難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其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智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辨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

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

一

訓先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道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禪老使至禪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己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傳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

疏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

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各典不

名經者，以經是摠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傳欽，功欽敬也。言堯放

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者。○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允。恭克讓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傳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

書經卷一

長茂賜

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疏曰若至上下正義曰史

問本亦作問益音逸將述堯之美故為題曰史

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

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

化心道之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

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已身則有此四

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

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

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多被其恩澤此即

稽古之事也。王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

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

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

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

顯見可知則經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

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

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

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

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

得盡行又不可煩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

求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

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

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

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縉為同訓古

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

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

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

事以人繫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

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正

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

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

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

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

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

傳

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
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
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為此
文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
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
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
得也○爾雅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
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
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
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文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
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
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
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
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溢解
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
故以表為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
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方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
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

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皆人之聲言
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
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
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
効靈是亦格爾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傳能明俊德之士
于上下之事爾雅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
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傳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
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傳
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
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爾雅黎力疏克明至時雍○正
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
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

書言疏卷二

九

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
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照然而明顯矣
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
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
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
○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
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
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
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
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
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陽等以
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
玄駁云異姓之服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
云惟是三族之不服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
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
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
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
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

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
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
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
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
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
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
至章明。正義曰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
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
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
而賜之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
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稽古建
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
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
以此經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姓故云化
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
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

書經卷之二

康

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

星辰敬授人時

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吳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

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嵎音隅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

史記作禺鏡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隅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寅寅出日平扶東作傳寅敬寅導秩序也歲起於

書經卷之二

二

集

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

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

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字馬作革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

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

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厥民析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

鳥獸擊尾傳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

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擊交接曰尾星歷反擊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申命義叔宅南交傳

中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

方之官重直用反平秩南訛敬致傳訛化也掌夏之官

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

亦舉一隅訛五和反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求長也謂

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

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傳因謂

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革改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昧實也日

入於谷而天下真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

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昧武內反寅

餞納日平秩西成傳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

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餞賤行反馬云滅

也滅猶沒也**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傳宵夜也春言日秋言

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毳傳夷平也老壯在田與

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毛毳下先典反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

取以為器用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傳北稱

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

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

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

各有所掌。別音彼列反下同**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傳日短冬

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

節厥民隩鳥獸氄毛傳隩室也民政歲入此室處以

辟風寒鳥獸皆生而氄細毛以自溫焉。隩於六反馬云煖也氄

如勇反徐又音奕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避奕如充反本或作濡音儒氄尺銳反**帝曰咨汝**

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傳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

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

節成一歲之曆象

○暨其器反其居其反下同旬允以遵反十日為旬匝子合反

釐百工庶績咸熙

傳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

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

功皆廣歎其善

○釐力之反熙乃命至咸熙○正許其反興也

德又迹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

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

義氏和氏敬順昊天之日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

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

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

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日更

別序之堯於義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義氏而字仲者

今居治東方岫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

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義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

日出於東方今此義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

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

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

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

其時之民宜分祈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如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義氏之內重命其

義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

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

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
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
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
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
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今居
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
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
天星之昂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
處深啤之室鳥獸皆生栗毳細毛以自溫暖此是義
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
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替之間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今氣
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今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
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
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眾功皆廣也歎美義和能
敬天之節眾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序
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推

慶不可方物顯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
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
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
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
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楊子
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
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
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
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
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
天黎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楚世
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
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正為祝融
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
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
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

書言說卷之三

七

之

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
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
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
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
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
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
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正為陽位故掌天
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答趙商云
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
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
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
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
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
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
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
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一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
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
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

刑說義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况彼尚近重黎何故
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
天黎司地義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掌
之也此云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是義和二氏共掌天
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
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
類是也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
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言地以屬人
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
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
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
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
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
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
胤征云義和涸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義和同罪明
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
堯命義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義和二氏賢者既多且
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

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顯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
以否不可得知設今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
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老命為天地之官下
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豕
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
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
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
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
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
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是非
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
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
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
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
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
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
幾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
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

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
和重述堯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專聖
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
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故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
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
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
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監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
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
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
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
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
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
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
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
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
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
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摠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

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有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有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有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有種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筭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謂

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傳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撫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

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岷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
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
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
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
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
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也
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實為導也釋詁以爲當常即
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
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成
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
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種日
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
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
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
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
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斂也
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

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
依此春秋而共爲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導
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田里
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
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
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
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
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明此
以歲事初起時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
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
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傳日中至可知。正義曰其
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
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晝長六十刻晝
中五十刻晝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
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
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三刻以
禪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
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晝夜二十五刻冬至之晝

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
 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
 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
 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
 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
 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
 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
 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
 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
 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短者
 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
 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
 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
 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
 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
 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
 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
 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

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
 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摠舉七宿夏言星
 獨指房心虛昂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
 以殷為中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
 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
 之氣節計仲春日在金婁而入於西地則初昏之時
 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
 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
 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
 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
 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
 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
 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
 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
 分一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昂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
 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
 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
 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曰未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

月以殷以正皆德三時之月讀中為中言各正三月
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
月未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
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否
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
稍為迂闊此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
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胎孕
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
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中重至之
官。○正義曰中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
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
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
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交際
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際
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
貞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詭化成一實亦胎
○正義曰詭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一實亦胎

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耕
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
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
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
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求長至可知。○正義曰求
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
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
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中
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
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
氏房心在己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傳
因謂至革改。○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
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
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稀少改易往
前。傳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
○昧真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真是暗
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
真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

書經卷二

卷二

卷二

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暘夷東可知然則東言暘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也。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未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推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互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為玄武之中星計仲夏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在

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旻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詁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暘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此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不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蕭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摠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

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
野冬入陽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
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
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
在為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
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
三時皆言乎秩此獨言乎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
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首察之故異其文秋曰
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
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應言
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
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
兼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陽室至溫
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陽孫炎云室中隱
陽之處也陽是室內之名故以陽為室也物生皆盡
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
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更羸細毛以自溫焉

言辭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與毛解之○傳咨嗟至
象○正義曰咨嗟暨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昔
即匝也故王肅云昔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
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
假託為之實不符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一度則一晷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合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
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
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
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今
三十日正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
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曆以一月不
整三十日令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是得
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四氣
一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月星辰行
於法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有

書注疏卷三

七

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日之外有餘分三百四
二十八是除小日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
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
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
弱也以其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十一月則二百九
日其七月四日大三小猶二百七十九日况無四日乎為每
年四十分弱一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少於一月餘分
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減三五少於一月餘分
百一十三是四分之二百三十五減三五少於一月餘分
月雖為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
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
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
六十七日外之五日為十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
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四月十分日得整日
一百九十三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除之得十六日并
七百九十三日為二日法九百四十分不盡六百七十三
分為二日法九百四十分不盡六百七十三分

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為二百三
又每四九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
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十三日餘亦相當矣所
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
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為春為夏
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
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
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
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
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禮允信至其
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
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
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倣此類也績功咸
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
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眾功皆廣歡其善謂帝
歎羨和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咸
之功也

書言疏卷二

二十四

三

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疇直放齊曰胤子朱

啓明帝曰吁罷訟可乎傳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

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器又好爭訟可乎

言不可○放方往反註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况

馬本作肅好呼報反下註同爭鬪也帝曰疇咨若予采傳采事也復求

誰能順我事者○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隴堯曰都

共工方鳩僝功傳驩堯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

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驩呼端

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

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滔

吐刀反漫末旦反下同又末寒反帝曰咨四岳傳四

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

洪水方割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

害○湯音傷洪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蕩蕩言

之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裹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

若漫天○浩胡老反條大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傳俾

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

治者將使之

爾必

僉曰於鯨哉

僉皆也鯨崇伯

之名朝臣舉之

僉七廉反又七劔反於音烏鯨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圯

毀族類也言鯨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

善類

徐云鄭王音放圯音皮美反戾音力計反

異哉試可乃已

傳異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鯨可

試無成乃退

異孔王音怡

帝曰往欽哉

勅鯨往

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圯族未明其所能

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

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

退之

帝曰嚳咨若予九載績用弗成

正義曰史又敘堯事堯

正義和衆功已廣及其未

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

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差人

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

有亂國子爵之君其名曰

未其人志開達性識

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

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

且語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

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

人帝曰誰乎咨嗟差人之難

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

合否乎言有節欲用之也

臣雖堯者對帝曰嗚呼

孰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

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

力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

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

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

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

豕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

此人不可用也類類求

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為災

求以須人之帝曰咨嗟

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言而

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

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

方為害又其勢奔突蕩

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

湯湯然滌除在地之物

包裹高

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呼
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
歎其有人之能惟蘇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
人心狠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
帝若謂蘇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蘇也惟蘇
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
治餘人不復及蘇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
已而用之乃告勅蘇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蘇治
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
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而無
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
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爲
用也馬融以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
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於下傳
云四岳卽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求者
別代他官不代義和氏孔以義和掌天地之官
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

事非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
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
官之闕非求代義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
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
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卽位至洪水
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
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
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
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
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
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
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
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
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舉人
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
是爲臣之名堯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
亂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亂之舞衣故知古有亂
國亂旣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以爲

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
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
心志開解而明達于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
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
器是言不忠信為器也其人心既頑器又好爭訟此
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
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
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器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
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
照察亂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
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
其器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為比
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為凶人
者胤子雖有器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
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
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
放齊舉胤子故也。傳來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
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

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
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
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
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兜至其
功。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
文於即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
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
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
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
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
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
詁文儼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
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實
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
功以為已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
堯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
堯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

書經卷之三

卷之三

○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肯遠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今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摠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乎。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愆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帝焉。○正義曰：上列義和所掌云宅陽夷，四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

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義和所掌其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觀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為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刃害為割，故割為害也。言大水方為害，謂其編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上陵。

書經卷二十一

三十一

書經

故為盛大之勢。摠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
傳 俾使又治也。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鯀。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眾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佛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圯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眾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很戾，違眾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士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
傳 異已退也。正義曰：異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
傳 勅鯀至用之。正義曰：正

義曰：傳解絲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圯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儻，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諸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絲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足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禹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願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傳 載年。至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干。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也。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咸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年也。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奔，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

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史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水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功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可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假使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性傲狠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恨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上今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

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也

欲使順行帝位之事巽音遜云讓也**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又反又音**曰明明揚側**

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師錫帝曰**

有鰥在下曰虞舜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乃

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乃

不獲已而言之

錫星歷反

錫星歷反。錫星歷反。虞舜虞氏舜

臣子為諱故

帝曰俞予

聞如何

俞然也。然其所舉

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

俞羊朱反。行同

岳曰瞽

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

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瞽無目之稱。心不則

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音古。傲五報反。瞽素音反。古諧以孝。丞丞又。不格姦。

稱尺證反。又如字。和丞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

自治不至於女姦惡。諸戶皆反。丞之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

治家觀治國。女音而。據反。妻音千計反。堯降二女于媯汭。媯于

虞。傳降下媯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

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媯音居。危反。

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曲曰汭。媯音毗。人反。帝曰欽哉。

欽哉。帝曰。各四至。欽哉。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咨嗟

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

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思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

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

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爭即辱於帝位言已不堪
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
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
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
舜言側陋又對帝曰其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
如何四岳又傲慢者皆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
弟字象性又傲慢者皆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
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
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
用我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與試之也即以此女
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與試之也即以此女
於媯水之內使行婦道亦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
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
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
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子博考羣書作為此傳
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
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
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學之

子弟帝摯之弟魯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
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將求代也此經文
承人而先求代之下計治人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
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以代之身既年老臣無可任
之美舜功言堯不能治人以大事付舜舜能消大災
成堯美也○傳舜能治人以大事付舜舜能消大災
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曰故帝欲使之順行
汝四岳言四岳能庸命四岳曰故帝欲使之順行
事將使攝也○傳在位之臣曰岳為長故讓位於四
○傳在位之臣曰岳為長故讓位於四
文已身不堪意以帝位自辭皆不堪由是辭而
度既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傳堯知
求賢○傳堯知
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舉明人今其在側陋者

書經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堯典

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知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天下得其利堯曰終利而不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於

是權授舜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利而不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於

一天下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

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法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

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

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關揚文傳進舉於明上

互文以足之處也側陋者僻側濶陋之處意言不問貴

賤有舉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亦以堯知有舜而朝

臣不得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有舜而朝

故有賢子必不禪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

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

降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

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附會師衆至言之

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釋名云愁悒不

目恒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

無妻曰鰥然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

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

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

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

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虞氏舜名者

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曰有虞氏舜名者

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

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曰有

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

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

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為生號之名

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

但其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君

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己不獲已而不言之耳

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不言之耳

者王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已不若故不若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
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為
眾臣為朝臣之眾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
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
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
傳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為
諸侯之師帝咨四岳編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
帝也○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
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
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今衆舉薦者以
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
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
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
傳無目使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瞍之職以
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
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
瞽配字曰瞽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瞍詩云

瞽瞍奏公是瞽為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
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
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
名瞽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
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未見
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
瞍使舜上虞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
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
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
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為名字未可詳也
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其謀殺舜是
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
因言瞽子文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瞽瞍
和至美舜能養之正義曰諸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
惡此美舜能養之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以項
昏傲使皆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以項
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下
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堯下以土

書經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
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殺舜為姦之六莫
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罹刑網
非舜養之又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為
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替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
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替亦允若象封有鼻
是舜不至於姦惡也。言欲至行迹也。正義曰下言
說此經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鄭玄云
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
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
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
事與此異也。○國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稱宋
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
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
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
以曉民堯於是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二惡
身爲匹夫忽於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

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
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摠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
貴賤長幼劉向烈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
舜既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
卽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
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
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
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
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古道質故也。○國降
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
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蓋降謂能以
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驕矜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
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
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
虞氏虞與媯內爲一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
二文言匹夫者大也。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
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
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石。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

言言政卷一

三十一

虞

舜居其旁周武王賜師
故也舜仕堯朝不家
舜以大孝示法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
焉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
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
歎之○
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註疏卷第三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
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
故取王註從謹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
續孔傳徐仙氏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虞舜側微傳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

試諸難傳

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
難乃作舜典

疏

堯舜至舜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
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

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為庶人故微賤。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輪蓋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穎項生窮蹙窮蹙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嬌牛嬌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詰文經所云慎微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舜典傳 典之義與堯同

曰若稽古帝舜傳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

于帝傳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若曰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

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温恭允塞傳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

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傳玄謂幽潛潛行

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微用疏曰若至以位。正義曰

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微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輿於大觚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温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

道德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儒深至上下。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儒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儒玄謂至微用。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慎微。五典五典克從。○儒為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微用。慎微五典五典克從。○儒微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

遺命

○儒許章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儒揆度也。度百事，

揆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

敘，無廢事業。

○儒揆音葵，葵反。凱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啟、禱、戲、大臨。

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儒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

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儒朝直。納于大

麓烈風雷雨弗迷

○儒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

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

合於天

云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起慶反

帝曰格汝舜詢事

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傳格來詢謀乃汝

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

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

之致也詢音荀底音之履反王云

舜讓于德弗嗣

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

疏慎微至弗嗣○正

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

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

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

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建

謂之曰來汝舜有德合於天人和協共功成矣帝堯乃

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不升處帝位

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

帝也○傳微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微善也善

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

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

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

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為一

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

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母慈等五事也皋陶謨

元

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
宜為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
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
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理事之宜故為義也釋
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弟
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
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敬於兄而兄弟愛
之○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敬於兄而兄弟愛
言○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敬於兄而兄弟愛
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
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殯散禱戲大臨左降庭堅
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無
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其納百揆百揆時敘無
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叙皆無廢事業舜
既自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為之史官立
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

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
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
揆時敘最在於前矣洪範云絲則殛死禹乃嗣與是
故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絲則殛死禹乃嗣與是
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百
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
元凱○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
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
文十門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門穆穆美也釋詁
族渾敦窮奇禿圜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又曰
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外見內諸侯
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見內諸侯
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上
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攝事無不統
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曰麓聲近錄故為錄也臯陶
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為錄也臯陶

書言路卷一

四

五

臯陶

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三
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事事之微者有萬
揆度百事大錄萬機摠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
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烈風必
變書傳稱越常之使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弗迷言舜
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
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
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
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者無
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于天
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
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
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禮格來
至禪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文底
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
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
前而與之言也故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
副汝所謀致可成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微得至此為

三年也君之取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
位將禪之也錄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錄待三考
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
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
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
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乎天成者祭法云
絲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絲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
為絲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
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
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
祖廟○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
在璿
璿王衡以齊七政傳在察也璿美王璿衡王者正天
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

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音旋肆類于上帝

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

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

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

之最尊者禋于六宗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

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

水旱也祭亦以攝告○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

日月星水旱也馬望于山川禘于羣神傳九州名山

天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

街古之聖賢皆祭之○墳扶云反輯五瑞既月乃日

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傳輯斂既盡觀見班還后

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璜以正月中乃日

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瑞垂正義曰舜既讓

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

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為璣

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

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

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

知已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

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

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禘祭於山川丘陵墳

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已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
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
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
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
天子之事也。○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月
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
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特未改堯正故云正
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
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
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
終者堯爲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
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况
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
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
祖蓋是堯始祖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

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
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
○充此七數况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
美王之也玉是大名璿是王之別稱璿衡俱以玉飾但
史之立文不可不以玉璿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
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
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貢卦彖云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璿衡者
璿爲轉運日月星宿運轉璿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
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
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璿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
以璿爲璿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入
尺孔徑一吋下端望之以視星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入
衡望之轉璿窺衡以知星宿是謂也七政其象天而
七於璿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
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
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

書注疏卷三

李之良

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
七政得失由政以審已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
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
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
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
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
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
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
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
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
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
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
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之覆盆蓋以斗極為中
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
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地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
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
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如
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

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
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
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
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
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
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而
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法遭秦
而滅楊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安
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楊雄
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閔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
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馬後漢
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
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
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
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
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

書王莽傳卷三

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堯不至五帝。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幾衡方始祭於群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群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禮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為昊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帝，王肅云：五行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

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精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畧文耳。○傳精義至攝告。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禋，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禋祀二畝，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理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星，雲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上，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
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
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
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
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
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
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
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
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取非冬不藏此其謂六
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
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緯四星也
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
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
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
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
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

同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道
額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擊虞駁之謂
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禮九州至
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摠之語故知九州之內
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
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
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
恒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揃也
揃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揃考功德黜陟也
然則四方方有一太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揃考諸侯
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
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
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火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
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
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
鎮山之重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
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大川也周禮職
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

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編于羣神則神無不編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山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王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輯欽至正始○正義曰觀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欽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聚班為散布故為遠也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欽之故云舜欽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編祭羣神及欽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欽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幼

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欽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于岱宗柴傳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

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

祭天告至符岱音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 望秩于山川傳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

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徒肆木反

覲東后傳遂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傳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

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

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脩五禮五王傳

脩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傳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

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

所以為贄以見之。贄音至本又作摯纁許云反如五器卒乃復傳

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

死則否。復扶又反下同還音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

禮傳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岳如初傳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華戶化反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傳北岳恒山有

如字徐于殺反如西禮方典本同馬本作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傳巡

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

特一牛。藝魚世反馬王云禴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傳各

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

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四朝馬

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朝四敷奏以言明試以

季朝京師也朝音直遶反註同

功車服以庸

傳

數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

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

顯其能用音。數。歲。二月。至。以。庸。○。正。義。曰。舜。既。班。瑞。

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次。祭。

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大。小。正。其。日。之。

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

賓。軍。嘉。之。禮。修。五。王。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

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

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

士。所。執。雉。也。自。五。王。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總。言。所。

用。玉。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玉。

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

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

向。朔。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

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

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

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

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

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諸。侯。至。告。至。○。正。義。曰。

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

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

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

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

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鮒。言。衛。

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

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

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殺。也。為。天。子。循。

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

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
位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
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
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之故為
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
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郊
東嶽至子男○正義曰四特各至其方岳望祭其
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
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編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
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
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其所言諸侯
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山川如祭伯子
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
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
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文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
牲帛黍稷盛饗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
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

子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五
牢殮五牢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子男饗餼五
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
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
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
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
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共異也○禮記合四至均同
義曰上篇已訓協為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
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
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節
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
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作
子紀日每六日而甲子一類故須合日為長夜之
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類故須合日為長夜之
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
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
法制也度量衡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
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文斛斗斤兩皆均同之

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
尺丈引所以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
相黍中者以尺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引而五
謂命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寡也本起於黃鐘之律也
子穀拒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
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
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律也
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
稱上謂之衡稱錙謂之權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
是量度衡本起於律也時月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
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之和故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
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
宗伯云以變名耳○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
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固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
婚以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

而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王相承事有損益
此篇類於上帝征軍也如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賓也
大禹謨云汝祖征軍也如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賓也
事並見於諸侯執其王也鄭玄云五禮陳列
瑞故知五等諸侯至執黃○正義曰周禮命曰瑞陳列
曰王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
誓則以皮帛繼于男子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一
國之君是諸侯世子男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
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
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王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
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王肅云三帛玄黃者孔時或
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玄黃者孔時或
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纁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
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纁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
書其言多同孔傳之適子公之孤執纁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
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禮孤與世子皆執虎豹皮也此三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為飾。○
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介死而不失其類也。○
節也。禮云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贊以布而又不畫之。此諸侯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贊以布不言績。此諸侯之與天子之臣異也。○
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
○正。義曰曲禮云贊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見之禮。○
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
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王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
常也。若不贊則不知所用。故言贊以結上文。見。○
帛。生。死。皆。所。以。贊。則。不。知。所。用。故。言。贊。以。結。上。文。見。○
○卒。終。至。則。否。○
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贊下。則贊復。○
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文在贊下。則贊復。○
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贊之內。若五器禮終。乃。○
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
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

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
如將幣之儀。是也。若他邦之人。則使賓者。還。其。幣。○
下見國君之禮。是也。若他邦之人。則使賓者。還。其。幣。○
臣皆不還其幣。○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
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
衡。南。岳。衡。山。也。○
釋山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恒。山。為。北。岳。衡。山。為。南。岳。○
山。為。北。岳。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恒。山。為。北。岳。衡。山。為。南。岳。○
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
瀟。縣。則。霍。山。在。廬。江。瀟。縣。潛。水。出。焉。○
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瀟縣。潛水。出。焉。○
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從。近。來。也。而。○
呼之。為。南。岳。山。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
舉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
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
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之。○
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之。

卷之三

三

李

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
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禪之衡山一名霍山
言萬物伏此方有常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
萬物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各明岱亦一指岳
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各明岱亦一指岳
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
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順天道
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仲月至
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
守之月皆以事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始發者此
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
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每岳
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
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備此事不必然也其禮南云
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
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
刑滯且諸侯分祀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與及此
朔巡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與及此

高育皆以朔言北史變文耳○
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
終在文祖之廟也此告至文
義相通故藝為文也祖藝至
守之禮云歸格于祖舉尊用
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用
一牛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用
鄭注彼云祖下及祖皆一牛
立廟故知告堯之事而言羣
曰此揔說巡守之事而言羣
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
肆觀東后是為一岳之禮同
須重言之為將說敷奏因朝
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在
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
然舜無增改而此以美舜者
故史錄之○
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也奏
是進上之語故為進也

言生流卷一

李

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
 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
 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
 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
 以車服賜之觀禮云天肇十有二州傳肇始也禹治
 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
 十二州肇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也封十有二山濬
 川傳封大也每州之各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
 流川則深之使通利○濬音荀象以典刑傳象法也法
 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
 寬五刑宥音一宥也鞭作官刑傳以作為治官事之

刑扑作教刑傳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數卜反榎皆雅反金作贖刑傳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
 罪○贖石欲反徐音樹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傳青過災害肆殺
 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青
 所景反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傳舜陳典刑之義勅
 怙音戶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恤峻律流共工于幽州傳
 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
 者曰洲崇飾惡言靖僭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
 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放驩兜于崇山傳黨於共工
 云即共工裔以制反

罪惡同崇山南裔○驩呼端反兜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

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竄三苗于

三危○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饗饗三危

西裔○為諸侯蓋饗饗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七三凶也貪財曰饗貪食曰饗縉音晉饗士刀反饗也節

反○殛鯀于羽山○方命圯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

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鯀紀力反

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器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凶頑無儔匹之貌○四罪而天下咸服○皆服舜用

刑當其罪故作者先叙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

所行於此摠見之○堯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

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

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

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

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意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

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曰敬之哉敬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

令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

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

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

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羅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
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
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肇始至二州。始為
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
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餘九州載為
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
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
王者廢置理必相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
無徐梁周立州各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
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
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
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
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於此居攝時亦有
營州齊即青州之也知分青州為之於此居攝時亦
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
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
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之大至通利
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

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
州皆云其山鎮曰其山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
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
沂山兖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
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
為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最高大無
小皆當深之故云濟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
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
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濟之而已。○**傳**象法
至越法。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
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為做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
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
有差降俱彼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
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有
寬至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徒之遠方放
使生以流。放之義曰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
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
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

書言疏卷三

三

三

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
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
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
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
流言五刑則五刑見矣是言二文互以相見王肅云
五刑則正刑見矣是言二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有
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
刑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
罪又為輕目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
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
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正義曰此有鞭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圍人犖是也子
王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
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
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
正義曰學記云復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復楚也
楚刑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復楚也

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覆云撻以記之
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撻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
者官刑亦常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贖罪○正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
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有古之金銀銅鐵摠號
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
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
為削治氏為殺夫梟氏為鍾栗氏為重段氏為鑄桃
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
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
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
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六兩大半
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
三斤為價相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
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
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令律
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

書長疏卷三

三十一

十斤孔以錢為六兩計千錢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
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
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
疑罪各從其罪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
之理均或事涉疑以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
似如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贖呂刑已用言誤
而輸贖於人身可云此傳指言誤而贖呂刑已用言誤
鞭扑加於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
金作贖刑之名○傳青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
所出以爲刑名○傳青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
肆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爰緩也青爰過也
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
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
之下總言用刑之罪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
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有終無心改
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
海如捕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次者殺之不順經文者隨
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

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句
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刑又
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傳惟刑之
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中○傳象恭至
曰○正義曰堯典言濫失欲使中○傳象恭至
滔天言貌象恭敬微猥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
也○左傳說此事言後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
裔也○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李文巡曰四方有水
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
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
共在一州之上分四裔訓遠也當在水內為名故引爾
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訓遠也當在水內為名故引爾
於幽州者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
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
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凶在治水
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
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象
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

書經卷之三

三

同

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皂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後諸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蘇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准當驗其行跡以別其入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譜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海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

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天常堯典言惟三苗之行云弗弋方命圮族其事既同檮杌是蘇也惟三苗之行云弗弋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窮奇也蘇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不叙知三危是西裔也
正義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積用不成試而無功二正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極誅也傳稱流四凶者俱是罪流而謂之極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極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大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皆服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

書正義卷三

三

同

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
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
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
作者先叙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
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摠見之
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絲則極死禹
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極絲其舉也
與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舜而禹與此三者皆言
極絲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
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契稷皋陶帝因追
美三人之功所言褒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土皆
是徵用時事皋陶亦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象
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
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
治水功成而後以絲為無功極之是為舜用人子之
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極為舜失
五典克從之義禹降三千莫二十有八載帝乃殛
人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傳 殛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

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

○殛才 **百姓如喪考妣** **傳** 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

慕 **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傳** 遏

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

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 **或音遏安葛反**

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篴笛也匏笙 **至八**

也土塤也革鼓也木祝敔也匏白交反 **至八**

音。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
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
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
恩化所及者遠也 **傳** 殛落至七歲 **正義** 曰殛落

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
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
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
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
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
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
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
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
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
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
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考鄭玄云考
慕○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
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喪服
為父為君同服斬衰皆曰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
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
重則恩輕其情異於公如喪考妣言百官或為萬民
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

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
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禮過絕
至者遠○正義曰密語釋詁文過止絕之義故為絕
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
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
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
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
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
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
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舜格于文祖傳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

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又復扶
詢于四岳關

四門傳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關四方之門未開

者廣致衆賢徐甫亦反
明四目達四聰傳廣視聽

二關輝亦反

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

惇德允元傳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

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惇音敦長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傳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

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音乃旦反任至率服

○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

事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

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

四方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眾賢也明

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為已悉聞見

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

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

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

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

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民之師

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

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禮月正至廟

告○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

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

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
謀至衆賢。○正義曰：詢，謀釋。詰，文闕。訓，開。開四方之
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
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
求賢，文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
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
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
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
者互以相見。故傳摠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
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
故與謀此事也。○
詰，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
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
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
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故惟當敬授民時。○
至長善。○正義曰：柔安，邇近。博厚，皆釋。詰，文元善之
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
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

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近皆
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
方，故據遠近之博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
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
民，必効之為善而行也。○
任，佞釋。詰，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
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
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
也。舉蠻夷而
我狄亦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虞帝之載，○
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
言舜曰以別堯。○
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
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
四岳同辭而對禹代繇。

書經卷三

卷三

三

為宗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

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

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

勉也馬云美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

棄也契皋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至地臣事君之禮

契息列反陶音迭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

讓敕使住宅百揆舜曰至往哉。正義曰舜本以

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

其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

勞勩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皋陶帝曰然然其所

別堯。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文庸

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

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

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

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四岳至用之。正義曰俞

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堯舜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禹代

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然其

三

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命之，慙勉其令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慙勉其令復命。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稽首，內之別名，為拜乃。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稽首，故云拜稽首也。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饑，汝后稷播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難也。播波左反，王云。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阻難至也。

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若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傳。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敷五教在寬。傳。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入心，亦美其前功。帝曰：在寬。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孫是也。教之義，慈文。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

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
 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言不據品也
 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
 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毋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眾。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足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帝曰。皇陶蠻夷猾亂。送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帝曰。皇陶蠻夷猾亂。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苦。豆反。宄音就。汝作士。五刑有服。傳。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味。反。則足也。大辟。解。

也。死刑。五服三就。傳。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朝。直。遑。反。處。昌。慮。反。

有宅五宅三居。傳。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傳。言臯陶能。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疏。帝曰。臯陶至克允。正義曰。狝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

也。死刑。五服三就。傳。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朝。直。遑。反。處。昌。慮。反。有宅五宅三居。傳。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傳。言臯陶能。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疏。帝曰。臯陶至克允。正義曰。狝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

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
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
從之義故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
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
言五服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
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
罪耳魯語云刑五刑而無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
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笞簿刑鞭扑以威民故大
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
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也○**傳**賈逵注云
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
已下於市傳雖不命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
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鑕笞也鞭扑也
與呂刑之五刑異也○**傳**言三就也○**傳**言三就也
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也馬鄭於
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傳**言三就也○**傳**言三就也
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數甸師也○**傳**言三就也
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傳**言三就也

為五刑而流之五刑之流各有其所居無處五刑所
於三處居之使信之讓以次誠之○**傳**言三就也
識見之明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誠之○**傳**言三就也
致○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傳**言三就也
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
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傳**言三就也
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也○**傳**言三就也
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寇○**傳**言三就也
也寇姦在外為姦在內為寇○**傳**言三就也
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姦之名也○**傳**言三就也
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傳**言三就也
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
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傳**言三就也
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傳**言三就也
其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言三就也
義曰七節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
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傳**言三就也

言三就也

言三就也

言三就也

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
刑之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入者以爲堯臣不忍
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
刑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
實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
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
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
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
云王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蠻東方
曰寄注云偁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
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離辟諸千里之外也
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
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
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

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
述之○正義曰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
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
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故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
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
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
曰垂哉傳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
○垂如字
徐音姓
疏傳問誰至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國
所備者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
帝曰俞咨垂汝
共工傳共謂供其職事○
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
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
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爲共工也其官或垂拜稽首讓
以共工爲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書卷之三

三

于父折暨伯與傳及折伯與二臣名反與音餘帝曰

俞往哉汝諧傳汝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

木鳥獸僉曰益哉傳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陶子也益臯

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敬知上謂山下

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

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

而彼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朕作

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

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

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

四人皆在元凱之中○嚴彼疏傳朱虎至之中○正

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

虎中熊知此朱虎熊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父

折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臯陶之

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則不可知也傳

不在伯夷變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

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及折

伯與亦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傳三

難知也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疏傳三禮至姜姓○

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

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

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
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
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
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帝曰俞咨伯汝
作秩宗傳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

疏秩序至之
堯典傳已訓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官名須辨官名
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
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
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傳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

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疏夙早也言
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疏夙早也言

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正義曰夙早釋
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臥謹敬
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伯拜稽首

夔龍傳夔龍二臣名
帝曰俞往欽哉

賢不許讓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傳
胥長也謂元

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

中和祗庸孝友
直而

溫寬而栗傳教之正直而溫寬弘而能莊栗
栗戰

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傳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

以防其失詩言志歌永言傳
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

其義以長其言
聲依永律和聲傳聲謂五

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

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

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

帝曰夔至率舞曰我今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

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而溫弘而莊栗剛毅

而不可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

律呂和此長歌誄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

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

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

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

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

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玉

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此傳兼

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

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子意公卿大夫之弟亦

教之子國子以適為主故言曹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

胃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

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

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

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

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
令寬弘而莊嚴謂矜莊嚴栗者謹敬也○禮剛失
至其失○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刑而
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
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
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
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之九
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持言之○
禮謂詩至其言○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
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
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
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
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禮聲謂至和樂○正
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
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
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
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

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限
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同助限
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
之陰取竹於解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
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鳴
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
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
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
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
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
節奏也○禮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訓
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是言
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
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
磬也八音之故云附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
必擊以鳴之故云附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

書注疏卷三

三

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

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
清者扣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
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
搜云鳥獸踴躍是也人神易感為獸難感百獸相率
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
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
人以及鳥獸也帝曰龍朕臯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

眾欲遏絕之聖徐在力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

同反註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納言候舌

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音候

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為

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勤惟以誠

之。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

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

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

古喉古者宣出王命如王兩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

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

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

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

不妄傳下言不妄宣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

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

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功傳各敬其職惟是乃

能信立天下之功疏帝曰咨至天功。正義曰帝既

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
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
命之○正義曰傳以此文摠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
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
也其稷契臯陶及新命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
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
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
曰龍皆正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
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
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歷二日命授乃摠勅之未
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日命授乃摠勅之未
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
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居
不勅岳也必非經
肯故孔說不然
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

升進其明者

○黜丑律反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傳考績

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

相從善惡明

○此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

三載至此以下史述

事非帝謂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
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
苗之君窳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
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
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傳
年至明者○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
功故以三年考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
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
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
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

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
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
令相從俱從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
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
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
黜陟之苗也孔傳竄三苗為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
救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
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
為崇伯三苗未必絕
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傳言其始見
用三十在位傳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
○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續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
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五十載陟方乃

死傳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

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
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道至十二歲。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
註亦以方為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
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
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
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
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過密之下又孟子云
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
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
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
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

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陝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

其方下土絕句讀至方字絕句也理也 **別生分類**傳生姓

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云別彼列反分方 **作汨**

作汨治作與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作之篇

亡音汨 **九共九篇**稟飶**傳**稟勞也飶賜也凡十一篇

皆亡據反稟飶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

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

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眾家經文並盡此

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

至稟飶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所以為序

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

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下

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之方

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

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稟飶之篇凡十一

篇皆亡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

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

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

經闕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

非不可知也他皆做此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

汨之功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正義曰左

襄二言稿師者以師拈稿用酒食勞之是稟得為勞也

賜是飶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賜是飶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賜是飶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賜是飶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賜是飶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大禹謨

傳禹稱大其功謨謀也

疏

正義曰餘文

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
 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
 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
 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
 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
 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
 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
 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
 為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
 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
 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
 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

傳順考古道而言之

曰文命敷于四海

祗承于帝

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文

命孔云文德教命也書卷四
先儒云文命禹名論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記
能順而考案古道而錄禹之事故為題目之辭曰
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
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順考至言之。正義曰
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
皆是順考古道也。言其至堯舜。正義曰數於
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
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致
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傳敏
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
修德。治直吏反。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
遺賢萬邦咸寧。傳。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

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音由徐以帚反稽于衆俞羊朱反攸徐以帚反稽于衆

從人不虐無咎不廢困窮惟帝時克。音由徐以帚反帝謂堯也舜

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

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舍音捨告故時克。曰后至

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

重難其為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

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

並願善以輔已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

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衆

言觀其是非舍已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寡孤
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
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
之不易也。傳。敏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論文云
敏疾也是相傳為訓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

為君難為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
自然治矣此經上善則用知賢必進眾民各自舉則皆疾
○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
○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
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
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舜
帝謂至所重○正義曰舜稱為帝故知帝謂堯也舜
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
義此禹言之義以為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眾
從人矜孤愍窮以為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
所重不遺不廢皆謂於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
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
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
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故
皆孤也言孤足以總之言因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
都帝德廣運乃聖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

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
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

天下君傳○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

以勉舜也○眷居倦反○益曰至下君○正義曰益

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
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大
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為天下之君○
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為所覆者大
運者動之言故為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
眾事故為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
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蓋法云經緯天地曰
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劄者經取韻句傳以文
重故也○眷視至勉舜○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

益因舜言又美

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為視奄同釋言文益禹曰

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傳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言夏

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音不虛響許丈反益曰

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傳先吁後戒欲使聽者

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

法守度言有恒布虞度徒洛反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傳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

為戒音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傳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日

以廣矣熙火其反罔遠道以千百姓之譽傳千

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傳

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與禍故戒之戾連第反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傳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

夷歸往之情徒卧反疏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

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

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

誠慎之哉所誠者當敬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

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

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已

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

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

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已心之欲常行

此事無怠情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詰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以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謂流過至為戒。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為恒也。謂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於適也。以遊逸過樂謂商心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戒。謂求至。賤之。正義曰干求謂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眾意古人賤之。謂求於至戒之。正義曰堯典已訓嗥為矣彼謂矣明齊此謂於在下故詳禹曰其文耳專欲難成犯眾與禍喪十年左傳文。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

為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傳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樂音洛。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傳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爾反壞乎怪。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傳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

書注疏卷四

六

六

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獸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

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

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

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

功九功惟使皆有次叙九事次叙惟使皆可歌樂此

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

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

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

也用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

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

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

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

歡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

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

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尤功之言也○言養至

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

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

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

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

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

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

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克為

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

言六府後言三事也○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

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

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

書流

二

也○言六至之致○正義曰上六下三即六府
三事此摠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故者
即上惟修惟和為次敘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
九敘皆善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
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
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也○
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勤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
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
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使歌之
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
吾子乎言九功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
誦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
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誦之
三事亦然○
傳水土至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
也是平成義同○
傳天地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
故水不平故先言地五行之神佐天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

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陟禹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斂
禹治洪水彝倫攸斂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
功而歎美之指言是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
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師○八十九十

曰耄百年曰期願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
位稱摠我衆欲使攝○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
反解王
賣反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黎民懷之○
傳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
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
章用

反降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傳茲此釋廢

書疏四卷

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茲

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傳名言此事必在此義

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

之疏帝曰格至念功○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

之問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

也言已不堪摠衆也臯陶攝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

衆皆歸服之可令臯陶攝也我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

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

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

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

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

禪之言臯陶攝位也○傳八十八至使攝○錄其功以

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邁行至服之○正

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

必布於地故為布也○傳茲此至可誣○正義曰茲

臯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

必依其實不可誣問也○傳名言至念之○正義曰

名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

讓臯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

或干予正傳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汝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傳弼輔期當也歎其能

書經卷之四

以刑輔教當於治體

○治音稚當丁浪反又如字

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傳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

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

之

○懋音茂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

○愆音牽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傳

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

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傳

過誤所犯雖大必

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

○宥音又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傳辜罪經

常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

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呼音孤好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

傳

汝能明刑之美

傳帝曰臯陶至之休

○正義曰帝以

臯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

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

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

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臯陶以帝美已歸美於

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

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

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
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之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
重賞之與其殺無辜寧妄免有罪之由是故帝之好生之
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
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
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不犯於有司
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
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
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至治體。○正
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臯陶用刑輕重得中
於治體與正相當也。○
臯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被刑。民終無
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
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
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
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
後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
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眾斥其

冷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
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眾。居
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眾宜以寬也。○
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
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
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
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
非已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
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
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
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相對。故言非常大
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言非常大
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
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傳
於民心言潤澤多也。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

功惟汝賢 傳 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傲戒也能成聲教

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徹居領反重直用反

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傳滿謂盈實假

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謹

冲不自盈大假工雅反盡津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傳自賢曰矜自

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

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傳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

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

終當升為天子丕普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傳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

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傳無考無信

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聽徐可受非

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傳民

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

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

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傳有位天子位可願

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此

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

再傳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

成於一也。出如字徐尺遂反。帝曰來至不再。禹

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傲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

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

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

室常執謙冲不自滿益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

汝惟不自誇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

德善汝大功臣之曆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

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

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

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入安而道

明耳又為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

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

人君乎民以君為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

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

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

則國亡故畏民也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

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

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

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不可再

言出好事與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

發令禹受其言也。水性至美之。正義曰降水

言言疏卷四

帝曰來至不再。禹

正義曰帝不許禹

我我恐不能治之

汝之賢汝能勤

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

室常執謙冲不自滿益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

汝惟不自誇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

德善汝大功臣之曆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

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法民

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

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入安而道

明耳又為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

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

人君乎民以君為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非

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

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

則國亡故畏民也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

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

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

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不可再

言出好事與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

言言疏卷四

正義曰帝不許禹

言言疏卷四
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詰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自賢至衆人。○正義曰。自言其德。故再云。惟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不。大。至。天子。○正義曰。不。大。釋詰文。曆數謂天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識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詰。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

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心為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民必須明道。道一意。故以戒。精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安民必須道。道一意。故以戒。精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民以至於立。○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敬。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為。寡。此。四。者。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

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

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

出好言故為賞善與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

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

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

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

從傳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音梅。帝曰

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

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

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朕志先定詢

謀僉同鬼神其依。筮協從卜不習吉。傳習因也言

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古無所枚

卜。○僉七。禹拜稽首固辭。傳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

諧傳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

之任。○禁今鴉。○傳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而

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

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

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

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

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
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
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
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
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
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
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
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
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
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
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
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
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言毋至之任○正義曰
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發之者
禁止令勿發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

以禁其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傳 受舜終事之命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徐音征 率百官若帝

之初傳 順帝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 疏 正月至之初

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已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
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龔之宗廟總率百官順
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
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受舜至尊之○
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舜之初
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
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
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
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
芒生矯牛矯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康康生句芒黃
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祀敬康句芒矯牛瞽
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順舜至

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

率百官若帝

行之。正義曰：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也。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帝

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傳三苗之民數干王

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音朔禹

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傳會諸侯

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禮濟子蠢茲有

苗，昏迷不恭。傳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春允

反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傳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

道，敗德義。傳侮，亡諫反。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傳廢仁

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傳言民叛天災之咎。

其九：肆予以爾眾士，奉辭罰罪。傳肆，故也。辭，謂不恭

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傳尚庶

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傳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

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

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

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

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

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

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

以爾眾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

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

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
皇帝過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
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
不幸，命禹征之，是謂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
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
以其頑愚，號之為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為民。
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
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
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絲既極死於羽山，禹乃代為
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
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
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國。君今復不率
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
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
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
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三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
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

事略於堯禹也。會諸至之貌。正義曰：軍旅曰誓，
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
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秦穆也。
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
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
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
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蠢動
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
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日入為昏，是為闇也。動為
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狎侮，至德義。
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
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
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旅。樊云：狎，侮君子則狎，
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
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
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
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
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

書言卷四
正義曰：軍旅曰誓，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秦穆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日入為昏，是為闇也。動為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狎侮，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旅。樊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

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肆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詰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具而分之。尚庶至我命。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先

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諾古報反憚徒旦反反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

德致遠。音戒。蒲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

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歷山往于

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

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已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畋號。戶高反旻武巾反。負罪引

戾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戾惡載事也

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

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見賢通反瞽

音古瞽素后反夔求。至誠感神知茲有苗。誠和矧

況也至和感神况有苗乎言易感。忍反易以豉反。禹

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

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三振旅言整衆○當丁浪反

皆音○帝乃誕敷文德○傳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

音○但舞干羽于兩階○傳干猶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

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攝

善○反○闡尺○七旬有苗格○傳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

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

京師二千五百里也○洞徒弄義○三旬至苗格○正

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

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

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

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

言○已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

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况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

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

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間○七旬而

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旬○旬○日

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

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

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

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

經○無○先○告○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以○

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不○先○有○文○

書言解卷四

十一

十一

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退而又降復往必無辭
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而柔服之道也若先
告不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
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聖之遠謀也○大加
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入○大加
佐也○屈至也○釋詁云禮有贊佐是助祭之入○大加
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天遠而難動德
也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不至
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之不愛其德也
愛其實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不
也○自謙受人必益之道○正義曰自謙為滿入必損之
自謙受物人必益之道○正義曰自謙為滿入必損之
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
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傳仁覆也○大加
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
天愍已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
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於

大禹謨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命矣號泣于旻天
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旻天何爾所也我竭力
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
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
者克已自責不責於人也○傳慝惡至頑父○正義
曰慝之為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
詳其文變夔與齋慝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
引惡歸已事替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
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
慝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
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之時
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
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警賤猶與象欲謀殺舜
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
不至於姦惡而已○傳誠和至易感○正義曰誠亦
咸也咸訓為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况釋言文
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警天之玄遠難感警以

碩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睿故言感天神而况况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以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可覆言睿者以睿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睿故舉難者以况之其實天與睿俱言難感以况有苗易於彼二者○昌當至整衆○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傳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傳遠人至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暇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傳干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楯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釋言又云肅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

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也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傳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待險言戒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險之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臯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臯陶謨傳

謨謀也臯陶為帝舜謀偽○為于

疏傳

謀至

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
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
為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臯陶傳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

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夫音扶

同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傳迺蹈厥其也其古人也

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踏徒禹曰俞如何傳然其言問所以行臯陶曰都

慎厥身修思永傳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

之道○身修絕句惇叙九族庶民勸翼邇可遠在茲傳

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

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惇切韻禹拜昌

言曰俞傳以臯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當丁浪

疏曰若至曰俞○正義曰史將言臯陶之能謀故為

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

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

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臯陶曰嗚呼重其事而

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

為父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

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

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

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

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謂之為謨與謨之文

謂之為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與謨之文

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各異禹亦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臯陶至其政○正義曰釋詁文迪道也聲借為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為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者自是已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臯陶猶大禹為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臯陶下屬為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為上讀顧氏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

臯陶謨

素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為砥礪為羽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傳○歎修身親親之不同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傳○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傳○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傳○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

兜傳

佞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傳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

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

亂政故遷放之疏臯陶曰都在至孔壬正義曰臯

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

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

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

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大智能用官得

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眾民皆歸之矣此甚不

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讒

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

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

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

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

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孔甚至於

之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

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

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

之下摠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

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

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

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

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反注性行

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疏臯

至采采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難臯陶又言行之

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

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

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

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言人至可知。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然則皋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皋陶知之善惡，皆可矣。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惟帝難之，善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朝之有。成敗以示威，法欲開皋陶之志，故舉大事，以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戒非。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載行至為驗。○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此為薦舉人者，緝。其人常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禹曰：何傳問九德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品例 皋陶曰寬而栗 傳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 傳

和柔而能立事 愿而恭 傳 愿而恭 恪 傳 愿音願 恪音恪

各反 亂而敬 傳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 擾而毅 傳 擾音擾 毅音毅 五既反 徐直而溫 傳 行正直而順也 致果為毅 音饒 毅五既反 直而溫 傳 行正直而氣溫和 簡而廉 傳 性簡大而有廉隅 剛而塞 傳 剛斷而實塞 亂反 斷丁彊而義 傳 無所屈撓 動必合義 女孝撓反 彰厥有常吉哉 傳 彰明吉善也 明九德之常 以擇人而官之 則政之善 傳 禹曰：至吉哉。○正義曰：皋陶曰：何謂也？皋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乃問其品例。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柔而斷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也和簡大而有廉隅也。剛而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政之文為政之善哉。○傳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則文。

書經卷四 皋陶謨 第六

奔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虛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廉隅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

廉隅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

類即洪範云剛之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剛也惟謂器量疑簡謂身行正事理剛者相類謂容貌恭正亂謂剛順者相類謂度已所弘柔謂性行和柔貌謂正亂謂剛順

類即洪範云剛之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剛也惟

書言剛者四

二二

張鐵判

地與此不同。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善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為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其德。所行使有常。日宣

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傳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曰布行。三德早夜

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馬。浚息浚。反。日嚴祗。

敬六德亮采有邦 傳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

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徐。嚴如字。馬。徐魚檢反。

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傳 翁和也。能合受三六之

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 曰。翁許及反。俊。又。馬。

又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傳 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

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又。僚本。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疑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 武。撫方。

魚陵反。馬。 疏 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

人能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行。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侯。使有國也。然。後總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

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
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
職百官各師其順五相教誨則百官之民則眾功其
非者以此撫順五相教誨則百官之民則眾功其
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三德是九德之內。正
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宣亦布義故為布
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為布
且行之須為待之意故須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
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
言能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
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
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
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鄭有國至諸侯。正義曰天
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已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祗亦
為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
故言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
為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者言人之德行德不可

書言疏卷四

三六

五

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
故言而後諸侯。○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大夫而後諸侯。○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用之以承三德。○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諸侯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德皆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使
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使
用三德。○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治故云治能也。○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義。○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訓也。○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鄭玄亦云。○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承百工之。○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撫順五。○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禮運曰。○傳。○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故

禮運曰

禮運曰

也所無順者書言敬授民二九無教逸欲有邦傳不為逸

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傳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

微徐。魏居委反業如字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傳

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

官私非其才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傳天次敘

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五

厚厚天下有典馬本作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傳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

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有庸馬本作五庸同寅協恭和

哉傳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衷

中音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傳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傳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政

事懋哉懋哉傳言教興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

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懋哉無教至

正義曰事。陶既言用入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

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

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

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

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之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敘入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為五等之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禮德刑無非天意為五等之義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此王國之類是也○**○**兢兢至之微○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

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曠空至其才耳○正義曰曠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以曠空至其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官而不可不得其人也○**○**天次至天下○正義曰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為天次敘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我五常之教使人君為之故言我五教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五教備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自由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

言言

言言

言言

次敘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
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
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饋殮牢禮各
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敘此云天秩者敘謂定其倫
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物我此言自我者
五典以教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
故文不同也上言五傳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
欲其恩厚五禮施于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
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
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傳 喪善至和善。正義曰喪之為善常訓也故左
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承五禮之下
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
鄭玄以為弁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
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
○傳 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
卑陶謙

甲彩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
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
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所以表
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傳 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
入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傳**天明

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
之効○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傳**言天所

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傳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

於古道可致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傳然其所陳從

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

贊贊襄哉

傳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

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

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

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讓因也如羊反

哉。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之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

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聰明察人

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

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

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臯陶既陳此

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

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

言以深戒帝臯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

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

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言天至聰明。正

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

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未有善惡

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

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

歸者天命之大而公卿大夫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

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

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之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

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言天至敬懼

。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

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

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

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

也。傳言我至之序。正義曰臯陶自言可致行禹

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

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

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

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

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
 進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自言之也傳雖不訓
 字其義當如王說臯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
 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
 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
 在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